

新時代
史地叢書

西

藏

問

題

主編者

吳敬恆
蔡元培
王雲五

撰述者 王勤培
校閱者 壽景偉

新時代史地叢書

主編者

吳敬恆
蔡元培
王雲五

西

藏

問

題

撰述者 王勤培
校閱者 壽景偉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時代史地叢書
主編者 蔡元培 吳敬恆 王雲五

西藏問題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八年三月初版

回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述者
校閱者

王勤堉
壽景偉

發行所
印刷者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上海寶山路

發行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New Ag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eries
Editors in Chief
TSAI YUAN PEI, WU CHING HENG & Y. W. WONG
THE TIBETAN QUESTION

By
WANG CHIN YU
Edited by
SHOU CHING WEI
1st ed., Mar., 1929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0.50

西藏問題目次

第一章	西藏開闢小史·····	一
第二章	西藏問題之起因·····	一七
第三章	西藏問題之發端·····	二七
第四章	西康建省之經過·····	四三
第五章	革命前後之西藏問題·····	五六
第六章	西姆拉會議之經過·····	六九
第七章	西藏問題之癥結·····	七八
第八章	華會以後之西藏問題及西藏之現狀·····	九七
第九章	改造西藏之方策·····	一〇九

西藏問題

第一章 西藏開闢小史

西藏之最初的關係

西藏地居中國西陲，東接四川，北接青海，新疆，西南兩部，與英屬哲孟雄及不丹尼泊爾二小國相接壤。其入於有史時代，蓋已在第七世紀。西藏初號禿髮，唐宋曰吐蕃，元曰西蕃，明曰烏斯藏，至清始稱西藏。

唐初，吐蕃強大，屢犯中國。然「其人或隨畜牧，而不常厥居。貴人處於大氍毹，名爲拂廬。寢處污穢，絕不櫛沐。接手飲酒，以氍爲盤，捻沙爲碗，實以羹酪而食之。多事獯獫之神，人信巫

覲。不知節候，以麥熟爲歲首。」●蓋尙爲遊牧時代，未有文化之可言也。太宗貞觀八年（六三四）其贊普（西藏稱王曰贊普）特勒德蘇隆贊，遣使朝貢請婚，太宗不許。吐蕃率衆入寇，太宗命將擊破之。隆贊大懼，引兵退走，復遣使來請婚，太宗因以宗女文成公主嫁之。時貞觀十五年（六四一）也。中國與西藏之發生關係，實自此始。於是西藏漸慕華風，釋氍毹，服絢綺，遣其豪酋子弟，來入國學，以習詩書。高宗中，又請蠶種及造酒，碾磑，紙墨之匠，中國文化，於是漸入藏中。

自是以迄德宗百五十年間，吐蕃叛服無常。德宗建中二年（七八一）懾於郭子儀之兵威，遣使來請議界，四年（七八三）遣官盟於清水（今甘肅清水縣）定賀蘭山爲二國之境界，立甥舅聯盟碑於布達拉之大招寺。碑文稱「大唐文武孝德皇帝，大蕃聖神贊普，舅甥二主，商議社稷。」●則當時之西藏，猶爲一獨立國，中藏關係，尙對等也。是後終唐之世，屢服屢叛，下迄五代，以中國內亂相尋，吐蕃常乘隙而入，劫掠邊徼。然是後其國亦自衰弱，種族分散，不似前此之統一矣。



最初之中藏關係

唐代之甥舅聯盟碑(採自 Bell: Tibet, Past and Present)

元代征服西藏而後。以其地廣而險遠，民悍而好鬪，思有以因其俗而羈縻之，乃定喇嘛教爲國教，封其教主八思巴爲「大寶法王」，使統西藏之地。又於河州（今甘肅導河縣）設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分設宣撫司於打箭爐雅州等地，以撫慰之。元世祖至元六年（一二六九）復進而置宣撫司於烏斯藏。西藏僧侶之入貢於京都者，絡繹於道。中藏間之關係，因此而日趨密切，中國之收撫西藏，亦於是而大收厥效矣。

明太祖懲唐代吐蕃之亂，元代收撫之效，乃更勵行懷柔之策。利用佛教，以收化導之功。以烏斯藏之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使統轄烏斯藏地。其教徒之來朝者，禮之尤厚於元朝。終明之世，封法王者八，授西天佛子者二，授灌頂大國師者九，灌頂國師者十八。法王以下，死則其子或徒弟承襲。每歲一再朝貢，從者數百人。開市通商，貿易物品。明廷歲耗鉅數之財帛，以牢籠僧徒，故終明之世，未有西蕃患焉。

喇嘛教之興革

喇嘛教爲佛教之別派，其自印度傳入西藏，蓋在第五世紀之初葉。特勒德蘇隆贊既妻唐文成公主，又迎巴勒布王之女爲妾。公主好佛，巴勒布王之女，亦復篤信佛教。隆贊日受妻妾之感化，乃益闡揚佛法，於是印度高僧，羣來佈道，西藏佛教，自此漸盛。是後僧侶之數日多，寺院建設，到處勃興。藏民氣質，逐漸化慚悍而爲純良，然沾染中國印度之風，日益加盛，人民乃漸流於奢侈游惰，僧侶之道德，亦日漸墮落。

元初，八思巴出，禮其伯父，學伽陀三千言，七歲能演其法。論辨縱橫，遍訪名宿，鉤元素隱，盡通三藏。後入元廷，世祖封爲國師，任中國之法王，統天下之釋教。以喇嘛教爲元之國教，歷代信奉之不變。紅教於是大盛。世祖又使八思巴領藏地，統轄西藏政教之大權。法王居於後藏札什倫布之附近，其後嗣稱薩迦呼圖克圖。降及元末，紅教更趨於腐敗，淫戲無度，醜聞外洩。紅教改正之機，遂伏於是矣。

明永樂年間，有宗喀巴者，生於甘肅之西寧府。初學經於後藏札什倫布之西薩迦廟。洞知紅教之流弊，誓加改革，乃別創黃教，令僧徒衣黃色袈裟，以別於紅教；改正咒語，禁娶妻，以

呼畢爾罕之轉生，爲其傳授衣鉢之法。未幾，黃教遂興。

宗喀巴下有四大弟子，其一爲達賴喇嘛，一爲班禪喇嘛，並居拉薩。喇嘛之下；又有哲布尊丹巴與阿嘉胡圖克圖。是爲黃教之四大喇嘛。哲布尊丹巴居於蒙古之庫倫，其勢力普及於外蒙古地方，與達賴班禪二喇嘛，並稱爲喇嘛教之三聖。多倫諾爾阿嘉胡圖克圖則駐於北京附近。故喇嘛教之勢力，實並不限於西藏，蒙古、青海，亦皆信仰黃教，所謂「化被西方，名馳東土」者是也。

達賴一世曰根登珠巴，又名羅倫嘉穆錯，故吐蕃王室之後裔，世爲藏王，故達賴喇嘛兼有西藏之政治權。二世曰根登嘉穆錯，親纂宗喀巴佛及佛母讚頌。至三世銷朗嘉穆錯，黃教益盛，紅教中諸法王，皆俯首稱弟子，而改從黃教。東西數萬里，熬茶膜拜，視若天神。諸番王則徒擁虛名，不復能行施其號令。明神宗遣使齎冊印，往迎達賴，察哈爾圖們汗亦敦請宣講教法，使至而達賴坐化。四世榮丹嘉穆錯，爲蒙古圖古隆汗之子。黃教勢力，於是廣逮於蒙古及伊犁。哲布尊丹巴之居庫倫，亦自是始。傳至達賴五世曰阿旺布藏嘉穆錯，和碩特固始汗引

兵入後藏，奉班禪喇嘛居於札什倫布，統治後藏，於是達賴班禪始分主前後藏。^(四)

初，土伯特分四部，東部曰康，曰青海，西部曰衛，曰藏。青海之固始汗，本蒙古厄魯特部人，明季併吞東二部，以青海地廣，使子孫遊牧，而康則輸其賦於固始汗。衛地則第巴桑結奉達賴喇嘛及班禪喇嘛居之。藏地則藏巴汗居之。藏巴汗爲紅教之護法，與桑結積不相能。清順治二年（一六四五）桑結以藏巴汗虐其部衆，並詆毀黃教爲名，乞師於固始汗而滅之。以其地分居班禪與達賴，紅教於是益式微，而第巴桑結之威力則益熾，尋至專決國事矣。

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達賴喇嘛五世卒，桑結欲專決國事，祕不發喪，僞言達賴喇嘛入定，居高閣不見人，萬事皆託達賴喇嘛行之。並假託達賴入貢，言己老邁，國事決於桑結，乞賜封爵。詔封桑結爲土伯特國王。桑結於是益橫，以己意立羅布藏仁青策養嘉穆錯爲六世達賴。時桑結與拉藏汗（固始汗之孫）交惡，桑結謀毒殺拉藏汗，未遂。欲以兵逐之，拉藏汗乃集衆討誅桑結。奏廢桑結所立之羅布藏仁青策養嘉穆錯，而別立博克達山之伊西嘉穆錯爲六世達賴。然青海蒙古皆以爲僞，不之信，自立羅布藏噶爾桑嘉穆錯。清帝恐其構

覺，詔羅布藏噶爾桑嘉穆錯暫居西寧紅山寺，旋移塔爾寺。然青海西藏之僧侶，勢力相當，爭議仍不能決，時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也。

喇嘛之傳授衣鉢，向用呼畢爾罕轉生之法。凡達賴班禪圓寂後，由「吹忠」等作法降神，秉公指認。然行之既久，妄指之弊漸生，族屬嫺婭，遞相傳襲，竟與世職無異。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乃制定金瓶掣籤之定律。將「吹忠」四人所指之呼畢爾罕姓名，及生年月日，各寫一籤，貯於瓶內，對衆拈定。於是流弊盡去，相傳以至於今日焉。

西藏地處萬山之中，交通阻塞，氣候嚴寒，故人民之思想文化，均較中國內地爲簡陋。至於今日，猶不能脫離神權之政治。有清末葉，駐藏辦事大臣權限之內，僧徒百名以上之寺院，凡四十餘。藏民之信奉喇嘛教者，約佔七分之一。無論僧徒，其行止操作，口中皆喃喃誦經不輟。且其勢力，推行及於蒙古與青海。故蒙古青海對於西藏之關係，實較其他各地爲密切。藏民對於宗教之信仰，既如是其深切，喇嘛教徒之在西藏，自有其一種特殊之地位。教權所至，亦即政權所及。故至於今日，達賴喇嘛猶能掌握西藏之一切政權。前清末葉，中國在藏勢力

之崩頹，實由於革去達賴尊號之所致。民國以來，藏人之親妮英人，亦即達賴出亡印度時，英人優加待遇之結果。國人欲謀西藏問題之解決，對於達賴喇嘛，實不可不加以注意，蓋解鈴端賴繫鈴人，達賴之內嚮與否，固西藏問題中之一重要關鍵也。

清初西藏之內附

滿清未入中原以前，西藏僧衆已來盛京。崇德八年（一六四三），達賴喇嘛遣使來朝，賜賞甚厚，且作書致達賴。順治七年（一六五〇），達賴喇嘛親自來朝，迎至北京，賜金冊金印，禮遇甚隆，蓋當時外蒙未服中國，蒙古王公惟達賴之言是聽，清初之懷柔達賴，其目的固不僅在西藏，亦兼欲依恃達賴以羈縻蒙古也。

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準噶爾酋策妄拉布坦率兵侵入西藏，攻殺拉藏汗，而據其地。毀滅黃教，清帝命西安將軍額倫特以兵赴援，相持數月，額倫特糧盡矢竭，大敗逃北，準噶爾之兵勢乃益盛。帝以西藏之地，屏藩青海滇蜀，苟準噶爾得而據之，則邊徼將無寧日。五

十七年（一七一八）乃命其十四子允禔爲撫遠大將軍，統帥六師，駐青海之木魯烏蘇河，使治軍餉。命將軍富寧安駐兵巴里坤，以分賊勢。將軍傅爾丹出兵阿爾泰，以獵其北。復遣將軍噶爾弼出四川，將軍延信出青海，兩路以搗西藏。將塔爾寺之呼畢爾罕，賜以達賴喇嘛名號，給與冊印，俾其主持黃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噶爾弼獲僞藏王達克咱，西藏遂平，因以其土地人民賜達賴喇嘛，居於布達拉。使貝子康濟鼐管理前藏事務，台吉頗羅鼐管理後藏事務。製平定西藏碑，勒石於布達拉之大招寺。

雍正元年（一七二三）青海羅卜藏丹津叛，撫遠大將軍年羹堯，領川兵二千餘名，由打箭爐出口，自霍爾甘孜一帶，招撫未順番夷，直抵西藏；又遣雲南提督郝玉麟，統領雲貴兵千餘名，駐劄察木多，以爲聲援。次年（一七二四）六月，羅卜藏丹津遁入藏境之克哩野地方，康濟鼐等率番兵逐之。因封達賴喇嘛爲西天大善自在佛，予以冊印，使率領天下之釋教。

雍正五年（一七二七），西藏噶布倫阿爾布巴隆布鼐等，忌康濟鼐之權，聚衆殺之，謀投準噶爾。雍正帝命將軍查郎阿率四川陝西雲南之兵進討，未至，台吉頗羅鼐率後藏及阿

里兵，截賊歸途，擒逆首送中國。乃遣達賴喇嘛於裏塘之惠遠廟，以避準噶爾之兵力。以頗羅爲貝子，總藏事。留大臣正副二，領四川陝西兵二千，分駐前後藏，以鎮撫之。中國駐藏大臣之設置，當始於是時。同時並收巴塘裏塘一帶之地，使屬於四川，設宣撫土司以治之；收中甸維西之地，使屬於雲南，設二廳以治之。惟察木多以西之各土司，則仍隸屬西藏。十三年（一七三五）秋，準噶爾來求成，始送達賴歸，駐於前藏之布達拉。

乾隆初年，頗羅繼於前敗，精練勁旅，以防準噶爾。不丹廓爾喀（即尼泊尔）二部，先後從風，西藏遂告安謐。四年（一七三九）乃封頗羅爲郡王，使領藏事如故。十二年（一七四七）頗羅卒，其子朱爾墨特襲封爲郡王。十五年（一七五〇）駐藏大臣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覺朱爾墨特欲藉準噶爾之助，以顛覆中國在藏之勢力，因計誘朱爾墨特而手刃之。不意朱爾墨特黨羽遍藏中，元惡雖除，後患未已。傅清拉布敦終不免於被賊黨所害。帝聞大怒，卽令四川總督策楞主持討藏軍務，率川軍入藏討平之。於是一變昔日之政策，罷貝子汗王等封爵，以四噶布倫分其權，而總其成於達賴喇嘛，以全藏之地與之，使主持西藏之

政事。然當時之駐藏大臣，對於藏中政務，實尙未有預聞之權。觀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八月之上諭，猶有「藏中諸事，任聽達賴喇嘛及噶布倫等率意徑行；駐藏大臣等，不但不能照管，亦並不預聞」等語，從可知矣。蓋當時握藏中政教之大權者，實係噶布倫也。

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廓爾喀與兵進犯藏邊，土伯特軍不能鎮壓，帝乃命侍衛巴忠，四川將軍成德等率兵進討，巴忠等畏葸不敢前，但令西藏歲納廓爾喀一萬五千金以調停之。明年（一七九一）廓爾喀以督促前年所約之歲金爲詞，又自聶拉木深入後藏。駐藏大臣保泰，庸懦無能，一聞賊至，卽遷班禪於前藏，以避其鋒。旋以賊勢大盛，又移達賴於西寧寺，班禪於泰寧。盡以西藏之地，委諸廓爾喀。西藏大震。五十七年（一七九二），清帝乃命福康安爲將軍，海蘭察爲參贊，調索倫滿洲兵及屯練之土兵進討。兵精糧足，將士用命，不數月卽盡復失地。乘戰勝之餘威，長驅直入廓爾喀，復檄近廓爾喀東南之哲孟雄不丹，西南之巴作木郎等部，同時進攻。廓爾喀四面受敵，惶恐乞哀，乃允其降。以番兵三千、漢兵蒙古兵一千、戊西藏。乾隆帝又因廓爾喀之兩度侵入西藏，實由於駐藏辦事大臣之無實權，致不能防

患於未然。亂事既平，乃改革舊制，申明約束，凡噶布倫以下之番官，皆爲大臣屬員，大小政事悉取決於駐藏辦事大臣，四噶布倫與番官之缺，於是均由辦事大臣會同達賴喇嘛選拔。駐藏辦事大臣之行事儀注，由是始與達賴班禪同等，其在西藏始握有政治之特權。自此以後，西藏乃確定爲我中國之藩屬，不僅有宗主權，且有主權矣。

清初對藏之設施

西藏自乾隆二次進征以後，遂確定爲我之藩屬。是後設施，亦頗足述：

一、劃定藏廓邊界。乾隆五十七年，既平廓爾喀之亂，是年九月，乃勘定藏廓地界，將聶拉木宗喀等地，均劃入西藏境內。就其邊界，一一設立「鄂博」。禁止私行偷越，遇有遣使進貢獻表等事，須事先稟明邊界將領，得其允許，方准進口。其禁止私行越界之嚴密如此，蓋所以杜後患也。哲孟雄作木朗二部落，本係藏內統轄，廓爾喀恃強侵佔，至此十餘年，藏人要求斷還，清廷恐因判斷邊界，而生事端，置之不問。